

花语笔记

吴贻弓 著



CIP

中国电影出版社

花语壁笔记

吴贻弓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语墅笔记/吴贻弓著.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7.12

ISBN 978-7-106-02831-2

I. 花… II. 吴… III. 电影导演—导演艺术—中国—文集 IV. J91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39913号

花语墅笔记

吴贻弓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 邮编100013

电话: 64296657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64296742 (读者服务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1000毫米 1/16

印张/24 插页/5 字数/5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106-02831-2/J.1005

定 价 60.00 元



花语墅笔记

花
语
墅
笔
记
花
语
墅
笔
记

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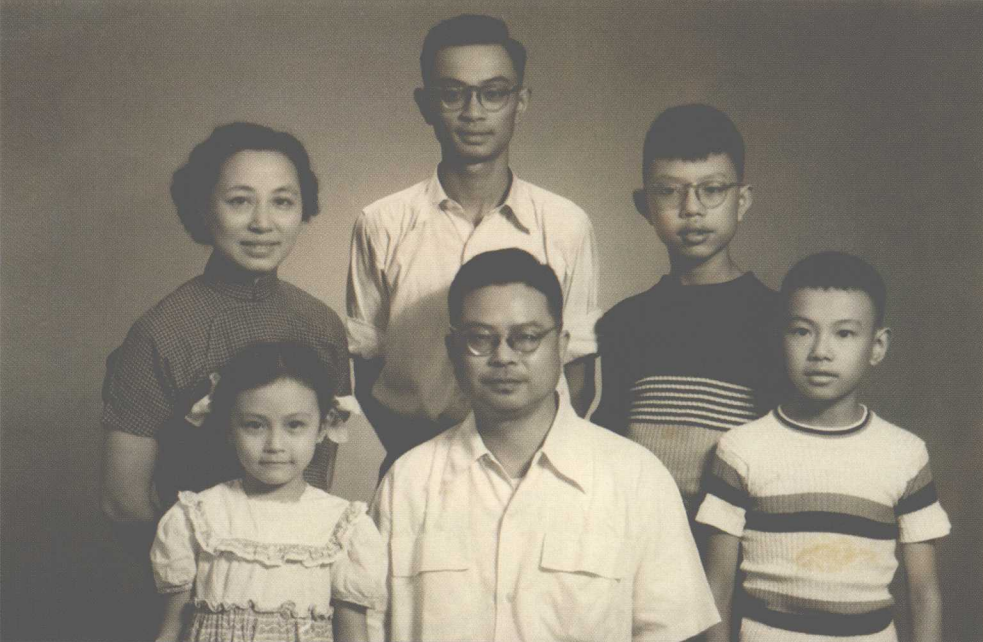
吴贻弓

花
语
墅

笔
记

记

记



1956年全家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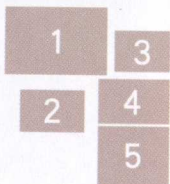
一家人（自左至右分别为作者、妻子
张文蓉、儿媳曾丹、儿子吴天戈）



70年代末一家三口



作者和妻子张文蓉在和平饭店屋顶花园



1. 1956年9月北京电影学院同学合影（作者在前排左二）
2. 《大木匠》工作照
3. 《围城》剧照（作者饰演点金银行周经理）
4. 《姐姐》工作照
5. 在墨尔本作者的电影回顾展酒会上



1. 作者(左) 和夏衍(右)
2. 作者(左) 和巴金(右)
3. 作者(右) 和谢铁骊(左)
4. 作者(左) 和索菲亚·罗兰(右)
5. 作者(右) 和斯皮尔伯格(左)
6. 作者(后排左一) 在爱丁伯格家客
7. 作者(左) 和格里高利·派克(右一)

合影

自序

吴贻弓

还是在中国影协为我出版了一本研究文集《灯火阑珊》以后，许多看过的朋友问我，你还有什么别的没发表过的东西吗？我说有不少。于是真有人从我这里讨了几篇拿去传看，居然都说写得还有点意思。前年，和建荣兄一起到湘西去采风，一路又谈起了平时喜欢写点笔记之类的事。他说怎不见你发表？我说游戏文章，不值一顾，无非是自娱自乐而已。他却力劝我不妨找一家出版社试试，说不定会有人看中，压在那里可惜了。我被他一片至诚感动，当然，骨子里也还是自己的虚荣，回到上海，居然就翻箱倒柜，把那些陈年宿货都找了出来，经过遴选和校勘，编成了一个小册子。

谁知一搁就是一年多快两年，根本无人问津，不由得信心大打折扣。当然，我也知道，我的这些东西绝非时尚，受到冷落也属必然。但总不大甘心。

前不久，中国电影出版社的副总编李梦学打来电话，问起去年在同里电影研讨会上偶尔提起过的一本书稿，是否还有意拿出来付梓？他所指的就是这本《花语墅笔记》。我当然受宠若惊。当下约好在今年4月第二届同里电影研讨会时把书稿带去请他过目定夺。因为过了将近两年，又有了一些新玩艺儿，于是花了几天时间，把近期新写的补充进去，重新校勘了一遍，定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取名《花语墅笔记》只是因为我现在住家的小区就叫“花语墅”，并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含义；其实，认真起来，这里面绝大部分篇章都不是在现今的居所写下的。不过我倒是十分喜欢这个“花语墅”，不大的小区，百十来户人家，偏于沪上西南一隅，远离闹市喧嚣，可以静静地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怡然自得。所以编完这本册子，也没多想，就随手提上了这个名字。

眼下列在这里有七个部分，分别是“昨夜星辰”（专业札记）、“且听风吟”（序跋之类）、“一瓢浊酒”（讲话和发言）、“闲情偶寄”（生活杂感）、“曾经沧海”（国内游记）、“地角天涯”（出访记）和“细雨梦回”（纪念文章），可谓杂七杂八，各等货色都有，都是平时闲着没事，信笔拈来的。但我觉得也许不无好处，就像酒席上的那个拼盘，客官下起筷子来就不必只盯着一处，可以各取所需，挑自己喜欢的用。当然也一定有不足，比如那些“讲话和发言”，恐怕就难免有点乏味。好在我平时不管大会小会，一般尚不喜欢讲套话，选在这里的几篇，又是自以为离“官腔”较远，靠平常心较近的东西，也算是我生活里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吧。

感谢读者的垂青，倘若收在册子里的这些杂碎能在茶余饭后为诸方家送上少许消遣，则上上大吉，于愿足矣。

2007年5月18日



自序	001
----	-----

昨夜星辰(影、视、剧札记)

童年的梦——我和《城南旧事》	003
一封没有寄出的信	005
一次难忘的经历	006
《阙里人家》导演阐述	009
关于动画片《宝莲灯》	014
银海漫步——第二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回顾	018
第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026
我和电影	031
关于电视连续剧《走出凯旋门》	033
关于音乐剧《日出》	037
话剧《十月西行》点滴	046

且听风吟(序、跋、祝辞)

《电影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序	051
《电影新视野》序	053
《上海电影志》后记	054
《影视艺术鉴赏》前言	056
祝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复映	058
《纪念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书画集》前言	059
为《大话西部电影》的出版喝彩	060
贺王康乐百岁画展开幕并《王康乐百岁展画集》出版(代序)	062
《百年中国电影精选》序	064
祝《中国电影年鉴·电影百年特刊》出版	066
《新京报·中国电影百年》序	067
赞《电视电影三字经》	069
《电影四面八方》序	070
祝沈寂先生新作问世	071

一瓢浊酒(讲话和发言)

电影艺术讲座——关于“电影思维”	075
在“奚美娟成材之路研讨会”上的讲话	085
老“声”常弹——1999年上海电影创作会议发言	087
跳动着的时代的音符——在吕其明专题音乐会上的讲话	094
在第二届华语大学生影视作品展开幕式上的讲话	096
蛰伏的中国电影生产力——答《解放日报》记者问	097
贺方世聪画展开幕	100
关于未成年人和中国电影	101
中国电影因您而精彩——在上海影协为80岁以上会员集体祝寿联欢会上的祝词	103
答“百年中国电影问卷”	104
在上海市科学与艺术学会成立大会暨一届一次理事会上的讲话	106
电影知识讲座——上海在中国电影初创和开拓过程中成就的若干个“第一”	108
在纪念中国电影一百周年大会上的发言	118
电影艺术讲座——中国电影不能脱离现实主义创作传统	119

闲情偶寄(杂文和随笔)

兴坪楼记	129
关于小说的小说	130
国粹	131
洗澡	132
镶牙	134
重庆和“双奖”	136
又到重庆	137
也为“双奖”一哭	139
小弟买了新房子	141
我看廉政之路	142
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	144
我的母亲	145
我得了糖尿病	149
中学时代	153
陪张贤亮买衣服	164
“菜鸟”	167

病房里的“读者”	171	●
我的同学高步	175	●
方世聪为我画像	177	●
莱尼·里芬施塔格	179	●
盛典过后	180	●
自述	184	●
我家的欢欢	185	●
等车的人	187	●
我和胰岛素有缘	189	●

曾经沧海(国内游记)

三亚是个好地方	193	●
1998年杭州自驾游	198	●
龙庆峡	201	●
清东陵	203	●
司马台长城游记	207	●
滇西北之旅	210	●
三清山和婺源印象	218	●
新疆之旅	221	●
威海印象	230	●
湘西日记	233	●
台湾记行	241	●
一个第一次听说的地名“普者黑”	249	●

地角天涯(出访记)

第一次出国——意大利印象	255	●
近看印度	262	●
出埃及记	267	●
加拿大印象	271	●
泰国印象	287	●
庆州和北海道	292	●
澳大利亚印象	298	●
阿贵的越南	305	●
奥地利系列	315	●

细雨梦回(纪念文)

悼念吴永刚——给叶楠的一封信	327
在阮玲玉纪念塑像落成典礼上的讲话(并记)	330
在骏祥先生墓落成典礼上的讲话	332
柯灵先生——一个读者的怀念	334
天真的朋友——纪念沈浮导演	335
“老杜”——回忆挚友曼弗雷德·杜尼约克	338
谦谦君子 大德不酬——怀念桑弧导演	346
鹤驾凌云——告别陈逸飞(附记)	349
我所认识的一位日本朋友森繁先生	350
丙寅二十周年祭——我的父亲	354
纪念中国电影音乐一代宗师王云阶先生	363
纪念费穆导演	364
小郝	366
痛悼一代昆曲笛王顾兆琪先生	368

后记	370
----	-----

生平与创作年表	371
---------	-----



昨夜星辰

影
视
剧
札
记

童年的梦

——我和《城南旧事》

记得小时候,大约是十岁吧,那时我的家在南京。南京城北有许许多多池塘,我家前后左右都有。池塘里夏天有荷花,秋天有莲蓬、有藕;当然,还有鱼,各种各样的鱼。我学着大人钓鱼,但我的鱼钩是用一枚大头针弯过来的,鱼老是不上钩。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钓鱼用的钩子是应该有个倒刺的。

记得再小的时候,大约是七八岁吧,那时我的家在重庆。重庆有很多坡儿、坎儿,我家门前就有一条长长的坎儿。叫什么名字,记不得了。我每天要爬过这道像是通往天际的坎儿去学堂上学。我很乐意每天去爬它,因为在这坎儿顶上,住着我的一个小伙伴,叫“灰面坨”。因为他胖,又因为他脏,所以人们叫他“灰面坨”,然而他却是我最好的小伙伴。下学回来,他天天在坎顶上等我,我们一起打陀螺,一起玩“官兵捉强盗”。也是到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时候并不是所有像我一样大小的孩子都可以进学堂去念书的。

记得更小的时候,大约五六岁吧,那时我的家在昆明。我在那里开始了我的学业,我进了小学一年级。上课,做操,劳作,游戏。最难忘的是我学会了唱一首非常好听的歌,那是一首送别的歌,我并不全懂那歌词是什么意思,但一唱起来就想哭。后来,当然是后来,我才知道,那歌词并不是“长城外,古道边”,而是“长亭外,古道边”,也不是“一壶浊酒”,而是“一瓢浊酒”,原来那歌词是李叔同填的,叫《送别》。直到今天,我唱起来仍旧想哭……

是啊,这就是童年,梦一般的童年,每个人的心灵里不都永存着他自己的童年吗?无论那童年是酸的、甜的、苦的、辣的,都会永久、永久地刻印在各自的记忆里。

1981年11月,在一个极偶然的会里,我读到了林海音女士的小说《城南旧事》。

啊,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童年的梦啊!一个银灰色的、却又不时熠闪着玫瑰色的童年的梦。不知怎么搞的,它突然使我想起了那没有倒刺的鱼钩,那光着小脚丫蹒跚向我跑来的小伙伴,和那首一唱就想哭的歌,还有别的一切,一切……就像作者在小说正文前的那篇小序里写着的那样:“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

从我第一次读到那部小说起,我一直沉浸在作者心灵中的童年里,也一直沉浸在我自己心灵中的童年里;我一直和作者童年时代息息相处过的那些极普通的人物——井边的小伙伴、胡同里的疯女人、藏在草丛里的小偷、骑着小毛驴回老家的宋妈、慈爱的父亲等等——相处在一起。还有,冬阳、骆驼队、卢沟桥、西山红叶、北京古老的胡同、小巧的四合院儿、大槐树,当然,更有那催人睡、也催人醉的儿歌……作者的童年和我的童年变成了两条交相辉映的彩虹,有时候甚至分不清哪是我



自己的，哪是小说作者的。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像是醒着，又像在梦里；我听见了一声声遥远而又清晰的呼唤，我看见了五光十色而又耀眼的斑斓……



《城南旧事》剧照——宋妈和英子

就这样，我把小说《城南旧事》搬上了银幕。

是的，真像醒着，又像在梦里，影片《城南旧事》终于要和观众见面了。我不知道别的导演在向观众呈现一部新作时的心情是否也像我这样激动，甚至于达到忐忑不安的程度。十来万字的小说，改编成电影，自然会有许多删节和调整，

但相比起一部几十万字，甚至上百万字的小说，它当然会更多地保留住原作的风貌和神韵。也许人们将会看到这样的一部影片吧：它就像一条缓缓的小溪，潺潺细流，怨而不怒。有一片叶子飘零到水面上，随着流水慢慢地往下淌，叶子被突出的树桩或水草挡住了，但水流又把它带向前去；又碰到一个小小的旋涡，叶子在水面打起转转来，终于又淌了下去，顺水淌了下去……

影片的名字仍然叫《城南旧事》，我没有改动它。因为我觉得除了用这个名字以外，任何别的都不会更贴切。它是“过去时”的，但我觉得它又是“现在时”的，而且，它又何尝没有“将来时”的内涵呢？生活是有时态的，然而梦却没有。梦是“全时态”的。但我并不能把它叫做《城南旧梦》，因为它毕竟不是“梦”，它毕竟仍然是生活，是闪烁着晶莹之光的生活。它比梦要美丽得多，美妙得多。我希望人们喜欢它，就像我喜欢原作那样；我希望这部影片也能把人们带回到自己的童年里去，就像我回到童年去那样。但愿它能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就像小说给人们带来过的那种纯真、质朴、含蓄而隽永的美的享受一样。

1983年10月

偶尔整理过去的手稿，居然在一堆废纸中发现那时还写过这样一篇文章！忘了是否发表过，因为我从来也不收集已经发表的文字。20多年以后再看，觉得当时的这篇小品还有点意思。于是花了两个多钟头把它整理出来，录入电脑，也算是一种自得其乐吧。

2005年6月12日



一封没有寄出的信

您好！

我不知道该怎样给您回信，告诉您我读了您的来信后的感想。这一阵，我每天要收到许多来信，但是您的信，我反复读了多遍。

这倒并不因为您在信上赞美了《城南旧事》这部影片本身。因为，无论是这部影片或是这个奖那个奖都好，在我也已经是“旧事”了；我所以感慨系之，并无论如何也要抽出时间来给您回信的，是因为您说的——“以这种力量去为中国做点事”。

从来信揣摩，我们都已“人到中年”。我们其实都感到要为中国做点事并不容易！但我们仍会凭着良心去做，因为我们爱这个国家，我们爱她的历史和未来。虽然，您是搞自然科学的，我是搞社会科学的，但我从您的来信中感到了这种共同的脉搏。

说老实话，我在拍《城南旧事》的全过程中，一直担心它不会有更多的人看，也恐怕不会有更多的人理解它。但当我读到您的来信以后，我流泪了。您使我感到我在做的的确是一件有用的事，是一件于中国有用的事！

诚然，一部电影的力量并非“大得无可比拟”，而且，一个人的力量，其实也渺小得可以，但我会因此而有更大的勇气和信心继续这样做下去。尽管目前不理解它的人甚至更多，但“流水三千，取其一瓢足矣”！

天南地北，素不相识，感君肺腑，慨然命笔。也请一笑置之可也。

握手！

吴贻弓

三月廿二日(1983年)

这是在我手稿堆里发现的一份复信原稿。时隔久远，来信的是谁？这封复信究竟发出没有？一概已经模糊。收在这里，只是一种自我宽慰而已。

2005年6月12日

